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疑耀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潘曾起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疑燿卷四

明 張萱 撰

圖書生剋

有盛必有衰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余於河圖洛書得之河圖左旋生數也洛書右旋剋數也一生一剋天地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故河圖洛書相繼而出天地之情見矣

雲列祀典

雨以潤物有雲乃有雨據祀典皆有功于民物者也古人止祀風雷雨而不及雲豈以雨雲相因祀雨即祀雲耶至我朝始兼風雲雷雨而並祀之又至世宗乃易風雲雷雨之序而曰雲風雨雷以雲為首祀是雲之為神不知歷幾萬刼幸遇我世宗始大遇也亦奇矣哉

附徐司馬鑾議

易屯象稱雲雷屯以坎不言水而言雲明雲之氣

即雨也嘗登高山雲氣濛濛然與雨無别然此乃為雨之雲如卿雲五雲之雲又自不同古人以雲紀官太史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則昭代列于四祀之首於義誠是

拜帖不古

余閱一小說古人書啟往來及姓名相通皆以木竹為之所謂刺也至宋時王荆公居半山寺每以金漆木版寫經書名目往寺僧處借經時人遂以金漆版代書帖

已而恐有宣洩又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在宋時南人謂之簡板北人謂之牌其後通謂之簡版至淳熙之世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市中遂製手簡紙賣之而竹木之剌廢矣今之拜帖用紙葢起于熙寧也余謂簡札用紙其來已久矣馮盛胥謪盧杞提三百綾文剌為名刺奴郝惜遣牋詣桓温子超取視寸寸毀裂若竹木之剌何稱綾文又寧堪寸裂耶意東漢造

紙後簡札之制已爲之一變矣王沂公取殘柬裂去前幅以遺孫京是時書帖已有長餘但不如今之侈耳其以金漆版代書帖特取一時之便做古制而爲之決非古制至此時猶存也若從前未有書帖何言代乎吳質答子建書發函伸紙文帝與劉楨書獲累紙之命此漢魏間語尤可證但其製止濶尺餘而已今用七八摺爲全柬者是後人積奢之所致也余嘗見楊公士奇一帖其紙即今長安中之連七紙最粗惡者亦僅三摺面

上一紅截僅如筋姓名之字僅大如指項其所語事即書於左不用今之副啟而其字草書葢真跡也今用副啟聞亦起於世廟末年書名字大則近見今日凡京朝官其字至多與政府相等此亦士風之不古也

東坡前定

天之生賢不與庸衆同者才與位而已二者兼全十不得三故與角去齒亦乘除之數也蘇東坡志林韓退之磨蝎為身宫而已以磨蝎守命故平生謗譽畧同及南

海謫還有問其艱苦者坡曰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箇配軍頭然則公之流離顛沛不獲安於大位者固才大不容而於星相二說亦前定之矣噫與角去齒豈惟坡公

佛經不真

余嘗疑佛經五千八百卷皆華語不知凡經幾譯乃成亦不知與佛所說同否孰從而辯唐顯慶中玄奘譯經帝勅于志寧等監譯有勅曰特為看閱有不穩當處即

隨事潤色之是今之經典中多有中國人潤色處未必一一皆佛說也經語未必皆出於佛而欲以經語作佛此與按圖索駿何異

通家之稱

今人朋友相知往來皆稱通家宋以前已然但汪彥章識其子恪曰自吾父及汝三世矣未嘗與人通家往來夫家者妻也妻者自娶之為後嗣計耳豈可以娛他人稱通家耶余思通家二字施於往來外姓委不雅觀然

相沿已久難於頓革也

莫愁

莫愁樂古樂府及唐書樂志樂府解題皆謂出於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也石城皆謂金陵之石頭城故金陵亦有莫愁湖宋曾三異以石頭城在楚之郢中而漢江之西岸至今有莫愁村及閱統志金陵故無莫愁湖是三異之說亦有據也三異又云曾見莫愁之像有石本衣冠甚古乃古之神仙者流非女子也郢中倡

女常有自名爲莫愁者甚爲僣瀆是以莫愁爲女子其誤已久矣石城晉杜預第在今承天府即古竟陵也樂府石城樂臧質爲竟陵郡時所作是爲荆楚西聲莫愁樂亦西曲也今漢江西有莫愁村志云盧家女善歌謡甞召入楚宫古辭云莫愁在何處莫愁在城西又云聞懽下揚州相送楚山頭唐人詩莫愁䰟散石城荒又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則莫愁爲楚女明甚今金陵莫愁湖在三山門外相傳有妓盧莫愁家此或

後代倡女慕莫愁名好事者因其人以名湖而竟陵之與金陵石城之與石頭城又易訛也即金陵有莫愁當是兩莫愁矣又樂府解題云古歌有莫愁洛陽女則是有三莫愁矣

李至有功名教

前代俳優之輩多有以吾孔子為戲至宋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有以吾孔子為戲者賓客李至言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為戲太宗笞伶人以懲

無禮魯哀公以儒為戲尚不可況敢戲及先聖乎太子歎其言而止之此戲遂絶若李至者誠有功於名教也

假葬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棺於土上以磚石甃之至數十年遠猶不瘞埋者㣲郡為甚余閲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即吉除服議晉郗詵毋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是假葬雖閧於古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

仕宦者可令衛瓘見乎

建文還京

建文帝之老而還京也廣西通志正統五年帝在思恩州自言於知州岑英轉聞廵按御史奏驛送赴京嘗留題四詩於横州南門壽佛寺貴州通志則以所題四詩乃在金筑長官司羅永菴與鄭曉吾學編同余意當以貴州志為正且帝之還京在天順年閒而正統五年有僧自稱為建文帝者乃奸僧楊行祥也廣西志書正統

五年帝還京其失於考訂如此

壇醮之始

僧道二流道士之名先見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隱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二人是時佛方入中國也趙與時謂用道士設醮祈福延壽則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吕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為請命是設醮之法始于此亦周公金縢子路請禱遺意余謂唐

陳羽詩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晝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是設醮祈請漢武已有矣非始於吳孫權也

地下有世界

西僧利瑪竇嘗謂余言天上有一世界地之下亦有一世界皆如此世界聞者多以爲幻妄余閱酉陽雜俎有人掘井深巳倍于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有車馬人物喧鬧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將遣人驗之不

誣欲奏其事恐涉於怪而止遽令塞之是瑪竇之言亦似有據也

周禮大司樂辯

周禮大司樂所載大祭樂止有四音而無商音鄭氏註曰祭尚柔商屬金剛也故不用商此傅會於内事外事剛日柔日之說也賈公彦亦從之先儒乃為之說曰周以木德王商之金能尅木故諱而不用余謂楚固失之齊亦未得也夫五德之運起於後世讖緯家周公制樂

時未聞其語且司馬史周武王伐殷時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故先儒皆謂周以火德王是木王諱金不足據矣宋儒又有言鬼神畏銅商屬銅故佩玉之聲中商律者不用尤為臆說余不知樂第以樂志諸書細按其圖有正聲有子聲有變聲太蔟在少商調中者即黃鍾之商也特用太蔟之子聲子聲者正聲之半也故曰少商夫五音之全易辯也其半而為少為子又為變難辯也周樂奏於圜丘者圜鍾為宮黃鍾

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奏於方澤者函鍾爲宫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奏於宗廟者黄鍾爲宫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或皆自其正聲言之未及詳述其子聲耳故熊朋來謂大司樂未嘗無商而闕商聲者特不用於起調與畢曲也似亦得之然謂更代易世俗樂不知改作如唐以土王不知去角而但因周禮亦闕商宋因唐制亦闕商此又偏信五德之說者也宋樂書注引琵琶如夢人授譜始有湘妃怨哭顔回二曲皆

徵調近代俗樂原無徵調亦猶大司樂之無商也夫五音十二律循環相生原無間斷此乃天地自然之妙凡一律中既有正有子有變而十二律之為正為子為變者亦皆含焉一毫無所增減乃可成律倘周公作樂果不用商必且參差不齊豈能與黃帝之雲門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叶奏一堂以供六祀哉夫六代之樂五音皆全而謂叶六代之樂者五音有不全乎故余謂周樂雖止四音而五音必無不全之

理即其上文亦曰凡六樂者文以五音矣又何疑焉古人文字簡要特舉其槩鄭氏未及細詳遂謂無商而疑於剛柔之說後人又疑於鬼神五德之說此皆强作解事者也夫樂以象德也余聞之賔牟賈問武樂於孔子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孔子曰病不得其衆也又曰恐不逮事也又曰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又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夫商屬金屬義屬言其聲明而敏與武王病不得衆恐不逮事而舒緩

以待諸侯之意稍乖故周公制樂尚遲久而嫌敏急不以商之正聲爲宮耳謂之無商聲不可也又嘗退而求樂歌先儒謂欲知樂者先須識等子今按周之樂歌載在三百篇者試以四聲等子韻之則又專用宮商徵羽夫歌與奏相合乃爲樂歌有商聲而奏可無商聲乎故余謂周樂之未嘗無商也於此益明獨角之一聲則樂歌始終不用此又何説焉自古制樂者其五音十二律皆起調於宮音葢宮者五音十二律之君也周樂祭天

則以黃鍾之羽起調祭地則以太蔟之羽起調至祭宗廟則雖黃鍾為宮而其起調亦黃鍾之羽非黃鍾之宮也夫黃鍾為君律宮為君聲起調即無君而入調雖有君又為他音所役是尊臣而抑君也說者又為之說曰羽水也周以木德王水能生木故皆起調於羽君弱臣強已兆于此周公聖人豈其智有不及或者天定之數聖人亦且安之未可知耳余又不敢以為然也孔子之對賓牟賈亦曰有司失其傳久矣周衰諸侯僭竊又皆

去其籍禮樂之制蓋殘闕不完復經秦火樂比禮更為殘闕漢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者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瞽獻其書乃周官宗伯之大司樂也夫以數百年之簡帙出於一瞽人之手能保其無殘闕乎大司樂之旋宮不相管攝今太蔟為徵又復重出其為錯簡明甚漢初諸儒尚能習禮而習樂者則寥寥無聞周禮一書多出漢儒手稍得其影響輙附會之大司樂所載必非周公當時之制抑當時五音十二律其上下損益相生

及四聲之韻與今或當微異後世以今人音律求古音律豈能一一皆合乎且上下損益相生其為隔八無疑而先儒又有謂周樂皆隔五易律者是今人求今人尚覺矛盾况以漢儒求周制乎故樂歌闕角必別有義亦斷非五行之說若起調以羽不以宫安知今之所謂羽即周公所謂羽乎羅長源有言後世黄鍾安知非古大呂後世應鍾安知非古無射故姜夔議樂請各用本均宫角徵羽正謂此也然其稱為角為徵為羽可見古人

已備六十調矣故謂周樂皆以羽起調者余又不能無疑也或曰天地元聲豈以世代變易子謂五音十二律古今徵異者此亦臆說余曰說則臆矣不覯之詩乎詩三百篇先儒謂皆可被管絃者朱晦菴乃言三百篇中可被管絃止數章此既異矣先儒有以等子韻譜取三百篇字字韻之竟無一章合律者孰謂古今人音韻一一同哉夫人之聲固萬有不齊總之止有五音而已律且有八十四矣人之聲能有八十四音乎故古之聖人

所稱聲爲律者止禹一人是自禹而外即聖人之聲亦未皆一一合律也蓋五音十二律既有正有子有變而三聲之中有老有少有次又有老之老有少之少有次之次故曰五音之變不可勝窮也夫等子於五音亦足以盡變者尚難以叶三百篇具在之詩當漢儒時即平上去入四聲尚未立而遽信其所附會影響者謂聖人之樂果闕商闕角且以兆弱君也何其過信漢儒輕疑聖人哉余讀書不多讀樂書尤不能多故臆說如此以

俟知樂者是正焉

附徐司馬鑾議

古樂殘缺莫甚於今博士家絕不置談況有能尋其聲數正其譌誤益寥寥然矣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之黃鍾一均以祀天神太蔟以下五均以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饗祖妣蓋調五聲兼八音而有之其云祭祀樂無商聲者則五氣不備高下奪倫安在為樂鄭氏之謬益況于圜鍾為宮以下三段

有宫角徵羽四聲而無商音與上文不同因槩疑祭祀歌奏皆不用商而後儒附會其說引五德相勝益增其妄葢此為圜丘方澤及禘祫三大祀降神之樂凡祀皆有樂降神後合樂而奏之三大祀為重故迎神至六變八變九變若他祀樂則無此數注中所謂各以聲類求之是也其云本宫相生為角徵羽有用有避者非也葢降神之樂既與六樂不同作者明取别義如圜鍾得房心之氣是為

大辰帝之明堂故首奏之以降天神函鍾輿鬼之
分是為天社坤之門户故首奏以出地示黄鍾虛
危之宫是為宗廟故首奏以迓人鬼各以其類以
合神明之德即鼓鼗孤竹雲和之類亦與八音稍
殊明為降神而作矣若夫四聲無商如鄭註以祭
尚柔商音堅剛不用推之旋宫之法並無一合朱
晦翁亦嘗非之據晦翁說以為此自四樂各舉其
一如黄鍾一宫次太蔟為徵即林鍾為宫應鍾為

羽即大蔟為宫太吕為角即南吕為宫之類然圜鍾一宫再奏黄鍾為角係夷則宫又奏太蔟為徴姑洗為羽俱在林鍾宫無取相生之次第又非音節之和諧其理終不可解即朱說亦未為得也愚謂聲氣之和生于人心符于理數樂律長者聲濁而高短者聲清而下宫聲最濁損之為徴次清益之為商次濁又損之為羽最清又益之為角居清濁之中相生者一高一下相比者自高及下取唱

隨子母之義三大祀者天陽而健純粹以精數奇而圓其知大始圜鍾隂律以帝之明堂奏之以道和氣次黄鍾太蔟姑洗居子寅辰始于一陽極于三陽陽明用事相間各一律律遞減一寸吹之而和調俱合宫象天德也地道柔剛含弘光大數偶而方萬物資生林鍾得坤之本位隔八而上生太蔟太蔟隔八而下生南吕南吕隔八而上生姑洗四維之氣已備以姑洗律長于南吕故後生而先

用法地道也人者參天兩地無陰無陽相得有合順位成章黄鍾起于虚危其位屬子子與丑合閒以大吕太蔟寅氣寅與丑合和以應鍾黄鍾律之始應鍾律之終四德無所不統立人道也合三樂凡十二律以足十二辰之數以分祀天神地祇人鬼其義甚著圜鍾六變一天之始五天之中也函鍾八變二地之始六地之中也黄鍾九變人參三才三三而九也奏既四律故音取四聲為義其實

奏曲時五音及變聲子聲高下相從當無不備不
然則不成調矣然則剛柔五徳之説不足深信甚
明唐太常祖孝孫制有十二和其饗圜丘以黄鍾
祀方澤以林鍾祭宗廟以太蔟既與三樂稍别協
律郎張文收乃復採三禮仍用圜鍾祀天函鍾祭
地黄鍾袷禘樂曲凡四又似合樂不但為降神之
奏葢古樂之亡久矣乃若宫聲起調于羽其説難
明五聲中羽為物以羽役宫為以臣役君非其本

義沈存中云君臣民不可相凌事物則不必避余意猶非之葢旋宫也者即潛宫也古人以其遞相生爲旋其實太和元氣潛行于十二辰之内黄鍾潛行于十二律之中無時間斷唯是管長聲濁高下難諧故有半聲變聲以合其節豈以尊君抑臣故諱避之哉試推旋宫圖起黄鍾宫至夾鍾爲羽凡五十五律而調畢奏一闋復起宫音以七聲按之大不踰宫細不過羽羽上生宫音調不諧故黄

鍾以應鍾為變宮收之工生無射之宮然則起調以羽入調以宮或以貞元相生之序言之而訛以為周樂皆起于羽為臣弱君之兆乎若夫樂歌之闕角也三百篇之不盡協律也竊謂作者當以意求之書云聲依永律和聲歌咏樂章或朝廷所製或太史所陳豈能一一盡中宮商在登歌者自當隨律高下依律以和聲不當移律以就聲如今之譜曲子句字不同而調同況雅樂乎四聲七音等

字來自西域濫觴于李登沈約輩大備于宋儒中間有其理可信者有甚非其理而必不可信者可信者四聲為經即一宮一徵一商一羽聲止于四故不及角也七音為緯則宮商角徵羽半商半徵備焉古詩歌多四言疑無角聲以此葢四聲之虛角亦猶三樂之藏商也以宮商角徵羽為次宮可含商以宮徵商羽角相生為次則角聲半清半濁行乎其中合之則無不備矣等子必不可信者

必字字如聲乃爲合律或有聲無字至强造字以傳會之或上去二聲相犯者則一音别爲二義以活字爲上聲實字爲去聲支離穿鑿沈休文自不能解後人遵之若金科玉條可發一噱况欲以此定樂則三百篇不當盡付之祝融乎等字韻甚欲别著一論闢之樂律之辯不敢附于知者姑述其胸臆以請是正于大方如此

帝王簪珠翠

今制冕旒皆綴以珠寶獨不用翠福府爲姻余見王簪翠花兩枝此婦人之飾也頗以爲疑及詢諸内侍皆云朝廷嘗簪之此亦有所做魏明帝好婦人之飾冕旒改珊瑚珠晉元帝嘗以翡翠飾冕帝王服飾乃爾

檮杌

檮杌惡獸楚以名史主於懲惡又云檮杌能逆知未來故人有掩捕者必先知之史以示往知來者也故取名焉亦一説也

雞口牛後之誤

蘇秦說韓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本國策史記皆同惟爾雅翼釋豵篇寧爲雞尸無爲牛從尸主也一羣之主所以將衆者從從物者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矣此必有據且於縱横事相合今本口字當是尸字之誤後字當是從字之誤也

晏安酖毒之誤

左傳管仲語齊桓公以救邢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余

見一書晏安作燕安燕處堂幕知安而不知危者燕安二字甚當今作晏安乃燕之譌也因知酖毒之酖亦當作鴆鴆乃毒鳥上曰燕安下曰鴆毒句中的對後人作酖亦鴆之譌耳

觷斮雕字

爾雅釋器象謂之鵠角謂之觷一本作鷽犀謂之斮一本作䧺玉謂之雕一本作鵰四者皆取鳥名豈古字皆相通耶抑别有據也

窨養花木

今京師入冬以地窨養花其法自漢已有之漢世大官園冬種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爇熅火得溫氣諸菜皆生召信臣為少府謂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奏罷之但此法以養菜蔬未言養花木也今內家十月即進牡丹亦是此法計其所費工耗每一枝至數十金但在漢止言覆以屋廡而已今法皆掘坑塹以窖之葢入冬土中氣煖其所養花木借土氣火氣俱

半也

藘苓字相通

藘即苓字與蓮字通龜策傳龜千歲游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苓聲相近借字也苓小草龜老而神其形轉小故能游於小草之上若水中之蓮凡龜皆可游不足奇矣又詩采苓以首陽之巔叶之是蓮亦有苓音也

治亂甘苦黑白

以亂爲治以苦爲甘故甘草名大苦禮記疏牽牛三點

黑名為三點白

介雞

左傳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羽爾雅翼作芥其羽謂以芥菜之芥播其羽也必有所據但未詳其義

鬱鬯之辯

古者釀酒以黑黍為上其色必黑祭祀用鬱草和之者以鬱草黃色故酒色黃而且香詩所謂黃流在中以其酒色黃而且流動也今又乃以黃色為酒品之惡者與

古異矣又絶無以鬱草和酒豈其法不傳耶若酒之不和以鬱者又名爲鬯是黑黍之酒即鬯也若加以鬱乃名鬱耳説文解鬯字乃云以秬釀鬱草是鬯亦可以兼鬱自鬱與鬯對言之則當致其辯耳

鷊字辯

詩卭有旨鷊旨鷊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草詩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調理之臣如鷊者不戕賊之而後得也但鳥名亦有鷊亦名綬故古本爾雅釋鳥有鷊綬與釋

草鷊綬同文羅願遂以詩之旨鷊為鳥與上防有鵲巢為偶謂鷊善相地而後累巢若有驚懼則不累也鷊善相天而後吐綬若有戕賊之疑則不吐也此說亦有據但謂之旨鷊則似是屬草蓋旨與旨畜之旨相同此草亦可食故云旨若是鳥未聞可食不應言旨矣第未得詩之善本以正之若旨鷊之鷊從草其為草無疑不從草其為鳥無疑今世所行詩及字書皆混亂故無由辯之而諸說紛紛也

無廉恥做得尚書

長安中有一士人醉酒跨驢遇一八座於中衢不下驢引避隷人叱之此士人亦大相叱八座呼而問之士人生員也八座曰既是生員當有廉恥如何醉酒撒潑如此士人笑曰公乃無廉恥耳八座曰我如何無廉恥士人曰若有廉恥如何做得到尚書一時喧傳絶倒因憶杜有道妻嚴氏嘗以書與從子預有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此亦無廉耻乃做

得尚書之意也

孔子采詩不及楚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即改韻者有全篇不用韻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尚未出或皆用當時土語自可相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無不通楚之土語豈真南蠻鴃舌之音耶先儒以孔子采列國之詩為國風獨不及楚為疑余意楚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

離騷之用土韻不可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有謂孔子修春秋以夷狄待楚故不采其詩是亦一說然秦亦猶楚也而秦風十篇尚序於豳風之上豈以平王東遷之時秦仲之孫能以兵送亦能尊王者不如楚之僭王耶

三十六奉朝請

陶弘景與從兄書仕宦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抽簪髙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余今將

五十矣始作尚書郎仰望古人殊爲低首

詞人用事

詞人用古事多有錯誤者王介甫桃源行望夷宫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二世致齋望夷宫在鹿馬之後長城之役乃始皇非二世也

惡獸爲名

饕餮乃惡獸名與檮杌同類余怪晉習主簿以之爲名未審其意北魏元乂名夜乂弟羅名羅刹夜乂羅刹皆

食人之鬼亦以為名何也

佛不度女人

劉晝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户驗此佛是㾊胎之鬼也大藏律文佛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尼女人恣態難保悦在須臾以後佛生惡意不真菩薩不可妄度是尼之醜行亦佛之所惡也

上林羽獵二賦

司馬相如上林揚雄羽獵二賦膾炙千古北齊楊㚖謂離絲以隤墻填壑亂以枚置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亦是名言

風流罪過

北齊郎基常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美以書與之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余居京師别無所作止是乞俸寫書罪過多

矣基答湍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未審京師中有能觀仁者否

佛經恐非西來大意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經皆經數譯而後通中間不無乖其本旨者偶閱鳩摩羅什與慧叡書天竺國實文製偈頌宫商體裁以入絃為義今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今之經卷果皆西來大意乎余不敢信矣

仙書皆偽筆

西王母訊上元夫人書云比不相見四千餘年西王母答云遂替顔色迨五千年不知所云年數如人間甲子耶不知西王母者開闢之初即有之抑生於中古也其書乃作今人筆其偽無疑且上元夫人書云先被太帝君勑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去如是當還還便來席爾暫少留麻姑報王方平書亦云先受命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往還便覲覲爾來即去其體裁相同

是上元夫人麻姑書皆偽襲也

仙官非共途

許長史穆精心仙學似非凡胎者保命君嘗示以書而引漁陽田豫鐘鳴漏盡之語以責之定録君亦責其不即褰裳乃知仙官原非共途今逐逐緇塵耽耽青紫猥談玄學真癡前説夢也

陶淵明乞食

陶淵明恥以五斗折腰遂至貧而乞食有詩曰出門拙

言詞王摩詰與魏居士書謂陶是屢乞而多慙也甞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鄙哉摩詰宜其困辱於安祿山也終身之慙豈在乞食哉

道學可護短

王槐野與王立道書云傳言公今講學棄去文詞不理此近代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柰何效之此誠不易之論講學者可以媿矣

姜維母書

楊用修纂尺牘清裁凡十一卷王元美謂其挂漏增至二十八卷梓成復搜得四十條附之于後因識之曰令劉孝標陸澄為之當免此元美自謂可無遺漏矣余檢晉書五行志復得姜維報魏人書一章云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時魏人獲維母令維母手書呼維以當歸譬之故維云云此元美所未及收也

天問可疑

孟子言堯殛鯀於羽山殛者殺也屈原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是堯未嘗殺鯀特流放之而不赦耳又齊桓公以羣公子爭位身死不斂未嘗見弑今天問云齊桓公九會卒然見殺是鯀本見殺而謂之不殺桓本未弑而謂之見弑豈別有所據乎余按屈原天問今所行者王逸章句耳逸謂天問文義不次多奇怪之事司馬遷論道既所不逮劉向揚雄亦不能悉逸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為之符驗事事可曉余未敢盡以為然也

此文既云原覯壁間圖畫而作是事為一說當時未必相綴屬者原沈江後後人乃采而綴之故文義不次耳讀者亦宜逐段讀不宜總作一篇也但其事奇譎或亦疑誤相半未必皆原舊作

元微之詩

元微之放言五章余讀之殊未見佳處白樂天乃謂其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雖前輩深於詩未有此作豈古人評詩止以意不以詞耶

元白皆無兒

元白齊名且相友善白公無兒世世皆知之微之亦無兒世未知也微之整比舊草以詩寄樂天云天遣兩家無嗣子欲將文集與他誰

九歌

楚詞九歌實十一篇乃知九者非篇數也或云九者陽數之極故陽九乃否極之會屈原取以名篇自喻其不得志之極也此亦有理

禹娶四日即治水

禹娶塗山氏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即出而治水八年於外是新婚四日即有啓也

荆公不事修飾

王荆公未遇時蓬頭垢面世多疑其為詐居政府時侍朝有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甚笑公不知也朝退同行王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請一言頌之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為解

顧乃知荆公亦不事修飾者疑其詐則過也

古今兩羿

古今善射必稱羿但有兩羿一在夏弒夏后相者一在堯時射河伯妻洛妃者詳楚詞天問注

西北水田

今人欲於西北種水田此非創為説也唐王建水運歌有云遠徼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即此意也

詩文顯白古奥

典謨之文三百篇之詩為萬世詩文之祖者以其古而能奥也然於述事說理又未嘗不顯白若歐蘇之文元白之詩則一以顯白為主殊無一毫古奥意何以為詩文

古無騎字

古人畜馬唯以駕車未有單騎者故古經典並無騎字至六國時乃單騎馬惟曲禮前有車騎葢禮記乃後漢書也

露筋廟辯

今高郵州露筋廟世傳有兩女子過此遇夜一女入宿於人家一女貞潔不肯入宿宿於門外遂爲蚤蚋所嘬𢊬曉露筋而死余嘗疑之蚤蚋雖猛豈能嘬人至死此女即貞潔亦豈能忍受此蚤蚋不自搏拂耶偶閱酉陽雜俎乃云江淮間露筋驛乃一醉人宿其處爲蚤所嘬江德藻北道記邵伯閘露筋梁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宿爲蚤所食至曉見筋則今所云貞女露筋者乃後人傳

會以慼人也第淮揚之間俗涉溱洧後人傅會露筋以為貞女夫亦有所風耶

儒釋不必相援

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是周孔書中自有釋教儒者何必談佛使周孔生西方設教亦當如釋迦是釋教書中亦自有儒教釋者何必援儒

宋玉招魂

宋玉招魂為屈原而作是時屈原尚未沈江宋玉見其

故斥愁懣恐其魂魄先已散去其身不能久存故招其魂使反於身非如今人已死而招其魂也

二王書法

二王書法妙絶今古大小想皆入神梁高祖荅陶弘景論書謂逸少書無甚極細者即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蹟晉梁相去不遠而二王極小之書已不可復見矣余謂二王書即大如拳者亦不復見何也韋文休曰二王書自可稱能未是書也此必有說陶弘景又謂王逸

少自吳興以前書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任以後畧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見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乃知今世所傳右軍遺蹟不知是真是偽但陶公所云此一人竟闕其姓名可為遺恨

丙午丁未

俞文豹吹劒録凡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災故宋時

有術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自秦昭襄五十二年迄五代凡二十一次其年皆不靖宋南渡丁未高宗渡江淳熙丁未高宗上仙獨淳祐丁未則無他異惟自夏迄冬不雨所在湖陂河井枯竭蓋丙午丁未在天之中丙丁屬火皆在丙午旺鄉五行中惟水火不宜旺旺則不可救藥非有興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甲子於丙午丁未為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戊午已未為天上火以戊已土蓋其上則火不能熾也他不暇引宋以丙午丁

未而元代之元以丙午丁未而我太祖興焉故有丙午丁未而天下或無大故者未有大故而不值丙午丁未者也天行之數亦可畏哉

老於官途不能自引

余嘗謂官尊年至者多繫戀爵位不能自決往往皆妻孥所從臾也白樂天戊申歲暮詠懷有猶被妻兒教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計其時已五十六七矣又云龍尾趁朝無氣力又云老病旁人豈得知以此光景而猶欲

求分司不意此老亦爲妻孥所從臾如此其次章云更
擬躊躇覔何事末章云萬一差池似前事則亦心欲去
而不能自決矣近代一大老年巳望八復以三年考滿
臺省露章劾其不知引年此老乃自疏罪謂忘其年豈
亦有妻兒爲從臾耶一笑一笑

疑耀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疑耀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潘曾起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疑耀卷五

明 張萱 撰

蒼梧寄生酒

五嶺之外絶無佳醖近遊宦者宴會皆嗜蒼梧寄生酒獨其性酷熱不宜多飲第蒼梧之酒自古有之晉張華輕薄篇有蒼梧竹葉清陳張正見置酒高臺上詩浮蟻檀蒼梧未審即此寄生酒否

蠐可療目

孟子陳仲子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及食井上螬食之李然後耳目始有聞見余嘗疑螬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彦之母失明年久嘗撻其婢婢恨以炙螬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彦彦乃抱母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則仲子之目既盲而復見者以食螬之李也因閱本草亦云蠐螬汁滴目中可去障翳孟子之言不誣矣

朱考亭妄評杜詩

杜子美有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之句乃詩家上乘而朱考亭引之謂其為心不在焉則不得其正真可發笑何異癡前說夢乎

阮宣子斂錢為婚

晉阮宣子居貧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固是宣子勝事然以王敦而與斂錢不無損於匪人豈當其時敦惡尚未著耶然其家思曠謝幼輿諸人皆逆覩之而宣子獨不知何也

至其時有求入錢而不得者其人亦自有致宣子柰何拒之後王敦爲鴻臚卿謂宣子無食鴻臚丞差有禄宣子竟從其命爲鴻臚丞此與阿兄遥集不肯與温太真同受顧命使跌一着且宣子素不喜見俗人遇即舍去何至與王敦周旋乃爾大不及其家思曠以酒廢職也然宣子固可兒何至向王敦作活其爲鴻臚丞也豈如思曠所云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爲憂生計耶

帝王謚號

上古帝王皆無謚號堯舜禹湯是也至周公旦始立謚法謚其父爲文凡爲武然止一字而已秦始皇削去謚法止以一世二世爲稱漢仍秦俗故謚亦一字然亦皆死而定名至唐乃生而加美謚多至十餘字以上者我朝雖死方易名然唯臣子二字若帝王則亦多至十餘字矣不意元俗尚猶近古太祖之謚不過六字太宗以下皆兩字獨秦王太師巴延者人臣也生前輙加美謚

十四字夫考行定名是非毫不可掩豈以字之多寡為美惡哉

元俗近古

元俗帝王送終之具梡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合為棺置遺體於中加髹漆畢則以黄金為圈三圈定送至直北寢園之地深埋之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此亦古人不封不樹者之遺意也

以詩句定人品

李布政昌祺江西人卓爾不羣其行槩詳水東日記嘗作剪燈餘話詞雖近褻而意皆有所指故一時搢紳多有心非之者其作彈琴記有江南舊事休重省桃葉桃根盡可傷之句亦皆寓言韓公雍按江西即以公有此書不祠鄉賢因憶王荆公集四家詩不録李白蔡天啓問其故荆公曰才高識卑言酒色者十八九夫文人遊戲筆墨二李之遭王韓亦不幸矣

滁地為南北要地

滁州雖彈丸地亦逐鹿者所必爭也蓋淮南無山惟北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為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得滁州不惟可斷中原南顧即淮南以北一望平原無復險隘足虞故宋太祖之受周禪也其威名起于清流關之斬皇甫暉我太祖之混一四海也亦起于滁州之首克孰謂地險不足恃哉

樂律不講

國朝文明之運夐出前古獨樂律一事置而不講韓苑洛邦奇嘗為樂書行于世然未有能講解而施行之者洪武中有山西都指揮郭敬解鍾律以水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箸擊之即合音調嘗聞教坊奏登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爾所知當事者誠加意此事請開一樂律科安知無郭敬其人者出而應乎

國初乘驢

國初風俗淳朴搢紳在京師多有乘驢者如草木子載

李公紀為治中嘗有詩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未回嘉靖初年觀政進士每三四人共賃一驢此風今不可復覩矣

詩法

四言詩自三百篇後絶無繼者獨韋孟稍近之漢魏而下詞既偶儷氣亦緩弱至顔陸諸篇大非風人之旨茂先勵志淵明停雲雖云古質然尚不逮陳思王況雅頌乎故作四言者必以三百篇為法而五言古必取材于

漢魏盞建安諸子猶有古風特華采過之故渾厚不逮耳若潘陸陶謝則去漢遠矣五七言近體唐初沿陳隋之習雖音響鏗鏘藻思麗逸而風骨未備李杜王孟高岑諸子繼作陶鎔變化集厥大成至於錢劉元白則渉于淺易而才力頽弱故作者罕尚焉

淫亂之始

淫亂之俗軒轅氏而下皆未有見者至夏少康時浞國之君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強禦往

求之女岐為其縫裳共舍而宿男女淫亂實自此始

婦人遭亂

婦人不幸而遭變亂為人所執者止有一死乃稱完節別無他說可自解者宋建炎間金兵犯廣陵有晏氏者元獻公殊四世孫女年十五從其叔孝純官廣陵廣陵破氏在俘囚中敵人欲脅而汙之不從或自經或投井皆以救獲免主母愛之撫育如已出年至三十一歲猶無恙也節則節矣國破家亡乃偷生十五年欲何為乎

王導遺誅

楊用修謂王導非忠臣其說甚詳余按晉書導之罪猶未盡也晉周札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軍事王敦反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以札為會稽内史時札一門五侯吳士貴㦸莫比敦已憚之及敦疾錢鳳欲害札宗以自託沈充譖之於敦敦遂誅周氏襲札於會稽札率兵拒敦兵散而死後札故吏詣闕訟寃宜加贈謚卞壸議以札開門延寇不宜追贈郗鑒亦謂札宜從卞

議獨王導數為申復當與周顗戴若思同例朝廷竟從
導議追贈余謂開門延寇乃不臣之大者後雖中興殉
身何足以贖壺鑒之議於是為正導乃以石頭開門為
信敦匡救札所以忠于社稷然則敦之舉兵内向即以
隗協干政為名亦豈忠于社稷耶夫敦之不臣何待周
顗見誅而後見其罪即其向石頭時雖三尺豎子豈受
其欺者以札而信其為匡救此不足責以導而亦云然
大義滅親者不如是也當壺鑒議駁導乃抗顏爭之將

誰欺乎且札凡之子曰筵者聞札開門納敦嘖咤慷慨義形于色札既可以愧死而導乃以敦之入石頭為匡救以札之納敦為忠蓋導亦一札耳何以謝筵於地下哉時有周撫者嘗為敦從事中郎從敦俱反敦敗撫亡入西陽蠻中後因詔原敦撫詣闕請罪詔禁錮之而導乃用為從事中郎又何疑導之以札為忠也導之黨惡如此萬世其有遺誅乎

陶侃被誣

陶士行唱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蘇峻誠為一時元勳獨史載其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至八閽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重兵居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輙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嗟夫一何誣乎自古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夢寐中事其難明更甚於閨房者且士行實懷異志果有此夢正令自知人安得而知之其説固不攻自破蘇子瞻嘗言士行忠節可横秋霜而貫白日余

因按其行事始末生當浮虛之俗動而見尤一入仕途荆棘萬狀終日自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雖一束之縕亦經營不怠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鐵奔石勒勒收爲戍將勒卒畏士行威名遂殺鐵勒嘗自負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顧憚士行若此梅陶稱士行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欺我哉當其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蔑有先者逮元勳克集

賓主齊盟乃退然不居旋師歸藩臣節益著夫坐擁八州精兵在握設士行而誠有不臣之思其攺步猶反掌耳雖朝廷憚其勳名每加疑備而士行處之泰然末年卧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以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任如脫屣然其始終本末無一可議不臣之迹果安在哉獨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其跋扈覬覦温嶠之舉毛寶之謀則疑其顧望毋亦行高者毀來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爲之屈士行且溘先朝露後嗣彫零庾氏世總

朝權秉史筆者能不曲徇今乃舍其灼然之跡而信其夢寐之言豈為善觀史哉

青紙詔

晉楚王瑋傳有青紙詔寀詔也說者意以青紙為之用藥物作書以水浮即見如今人挾帶文字入棘試者於青布衣上以藥物寫文字臨時以水沃之其字立見也

禄命家言

禄命家言自周以來有之小雅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辰即所値歲時日月星辰五行之吉凶也賈誼王充輩亦皆有禄命之説第未知其術何若耳惟吕才者獨著論以深絶之至唐乃有李虚中嘗爲侍御史始精其術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支干斟酌夀夭貴賤亦往往有驗即今所傳子平是也晉王導病令戴洋推算洋曰君侯本命在申而於申上之石頭立冶金火相爍水火相煎故受害導即移居東府病差不知其術與今同否余謂星相之家自有其理原非幻妄第非如今之術士

所能推測耳術可不信理可不信乎大都十而不能得六七不足以見造化十而不失三四亦不足以見造化之巧無論星相即醫術亦然初學之醫十亦能活二三人三世之醫十亦常失二三人是人之生死自有定數非醫之功亦非醫之罪也

司馬遷論五音

宮商角徵羽五音乃天地間自然相生者司馬遷以宮生角角生羽羽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是反其所

勉也豈別有說乎請以質之知樂者

改元

道藏中三一等經有平初太始元景延和赤明延康康泰龍漢開皇無極等號皆云上境年號然則上境亦改元耶何怪乎漢武帝可發一笑

州里難行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余謂行於蠻貊者易行於州里

者難也何者州里得之於常蠻貊得之於蹔蹔者易持而常者難勉也士固有爲天下之通貴而不見齒於州里者可不慎哉

漢昭烈顧命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法雖不同但毫無私意區别其間無非欲乂安天下而已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無非爲興復劉氏耳昭烈既崩其志未遂嗣子劉禪昏愚暗弱雖有孔明亦未如何昭烈生前

豈不知之晏駕顧命宜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處此而劉氏興矣夫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也凡高祖之子孫皆得而有之何必拘拘於子禪乃為漢祀不絶耶昭烈智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是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為此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潜有詩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

天意足爲孔明置詞矣

更漏

歷法自古重事至國朝卒無士人能究心者民間更漏晷刻毫不可據昔張忠定公數領郡事其寢室中必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更鼓必令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籖者治以罪今郡邑守令且有不知銅壺滴漏爲何物者又安望其如忠定之更漏分明也

學官

國朝設官分職祇具空名惟郡邑學官為甚不肖者無
論巳即翩翩文采者亦僅以筆札給事上人為要務至
於作養人才講解經籍二事則毫不經心余憶宋政和
中有建言者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簡牘樂語之類庶
日力得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故鄒公
浩嘗為潁昌府教授范純仁為守嘗加禮重一日純仁
欲鄒公為撰樂語鄒辭不為范曰翰林學士亦作此鄒
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改容謝焉余故表而出之

以告廣厲學官者

邵堯夫不娶

邵堯夫四十餘歲始娶至四十五歲始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為人父豈其幼年斷意婚娶至是乃念及不孝為大耶陳希夷常相种明逸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六十歲卒古人不娶者衆矣若明逸者豈天欲其無後耶

險字押韻

詩家押韻遇險字雖宗匠亦難藏拙而近體押韻尤難他且勿論即杜少陵數押為字終不能佳送王侍御往東川此贈怯輕為從驛至東屯一學楚人為同舍弟宴書齋書齋能爾為宴楊使君東樓樂任主人為贈畢曜顏狀老翁為偶題排律餘波綺麗為皆足掩口

世宗崇道教

世宗晚年專事祠禱每有賞罰或聽於神歲已卯周太常怡為給事中嘗疏斥時相嚴嵩翟鑾言甚剴切疏中

有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未銷之語相嵩以聞入詔廷杖下錦衣獄乙巳始以箕仙言釋之未幾又以熊尚書浹格營箕仙臺復逮怡丁未二殿災又釋之時京城中相傳上實聞空中有神語當釋三人謂御史富平楊爵工部郎中泰和劉魁及怡皆以言事同繫云怡寧國府人

晉八伯

晉時兖州八伯擬古八儁阮放曰宏伯郗鑒曰方伯胡

母輔之曰達伯卞壼曰戕伯蔡謨曰朗伯阮孚曰誕伯余知之矣至劉綏曰季伯羊曼曰黠伯不得其解時兖州又有四伯以擬四凶張嶷之狡妄曰猾伯羊聃之狠戾曰瑣伯擬之於凶彼固低首而以江泉之能食為穀伯也史疇之大肥為笨伯也亦以凶擬之能無反唇

燈夕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謂起於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史記無其文豈史記復有別本耶宋

太宗朝又不獨上元張燈七月之中元十月之下元亦皆張燈故上元皆不禁夜至淳化元年庚寅乃詔罷中元下元張燈惟上元仍舊至今因之

蘇東坡寓惠

余甞怪蘇東坡寓吾惠最久寓惠録所載一時邂逅止翟夫子羅浮道士二三人别無有交往者其文字書畫徧遺海内而吾惠絶無片紙隻字豈其時未有能識公者抑無一人足與言耶偶讀公答李端叔書曰得罪以

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輙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乃知當時患人士知公者固少即公亦且深自韜晦知希我貴豈不信哉

韓昌黎登華山

李肇國史補載韓昌黎嘗登華岳之巔顧眎險絶恐不可復下遂發狂痛哭因縋遺書為訣且識好奇者之過

華陰令百計取之乃能下宋沈顔爲之說謂昌黎憤世之趣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知止故身危而蹈蹶不知税駕之所世儒亦信從之余謂不然趣榮貪位孰有過於昌黎者其登華巔而痛哭也誠有怖死之心乎及讀隱居詩話引昌黎贈張籍詩洛邑復休告華山窮絶陘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回轄金天所司刑泉紳拖修白石劍攢高青磴蘚澾拳跼梯颸颭伶俜悔狂已咋舌垂誡仍鑽銘則沈顔之妄說益較著矣

戴逵阮瞻

晉戴逵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對使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阮瞻亦善鼓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人皆知安道之高抗而不知千里之以恬淡為高抗也

邊韶

漢邊韶嘗為老子碑銘謂孔子學禮於老子時年十

有七歲按世家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誡其子必師孔子故孟懿子與南宫敬叔往學焉其次又云敬叔與孔子適周見老子詳史之所記皆非一年中事況孟釐子卒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孔子蓋年三十有五矣韶不詳究史家之旨以大聖人事昭著耳目者而亦誤用之何貴乎五經笥也且韶以老子與子西同傳深詆班氏之失至於與韓非同傳何為置而不論韶即為五經笥是亦未聞道者

孫叔敖

楚孫叔敖左傳載爲蔿敖又爲蔿艾獵杜預稱爲叔敖他書但云孫叔敖未知其名爲饒也隸釋録楚相孫叔敖碑乃知名饒古之難博如此又云高梱改幣乃敖革故易俗之事乘馬三年不别牝牡皆可以補左氏之闕

寒食

寒食節荆楚歳時記云去冬至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歴當是春月清明前二日或謂冬至

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歴家以餘分演之也元微之連昌宮詞有云初過寒食一百六特勑宮中許然燭一百六又在清明前寒食後古人寒食之節初無定時後人既合為一而又指為三月之三日恐不可信民間值此節斷火凡三日齊人呼為冷節又曰熟食又曰禁煙又按桓譚新論太原郡民以隆冬禁煙五日後漢周舉傳太原士民每冬中輙以介子推焚死之故一月寒食莫敢舉煙舉為并州刺史以歲冬去火

損殘民命禁止之俗遂頓革則此節又在冬仲非春月矣禁火三日或五日或一月其風俗之不同乎初學記所載琴操注又謂介子推以五月五日焚死晉文公哀之每值是日禁民間不得舉火則寒食之說又非冬仲是寒食之節其說有三也及考左傳史記所紀介子推事絶無焚死之文惟晉乘及漢劉向新序乃云子推隱於介山文公求之不得遂以火焚其山子推堅不出因以焚死余按晉乘文字大非春秋時口吻其爲僞書無

疑葢傳會劉向者不足據然亦未嘗明言春月冬仲及五月也先賢傳鄴中記皆因之余謂介子推事當以左傳史記為信焚死之說甚為謬妄晉文公好賢下士豈有賢人不肯出遂以火焚之其說不攻自破則寒食禁火自别有說非為子推斷可識也余偶閱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禁火當是周制但司烜氏徇火禁乃出火非禁火豈欲出新火故

亦禁舊火乎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其說益明矣

上墓設烏飯

寒食節上墓其制亦未見于古獨鄭正則祠享儀曰孔子許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寒食節則四時皆可上墓矣五代史帝紀云寒食野祭焚紙錢亦止言野祭又未嘗明言上墓唯唐開元勅上墓以寒食日同拜掃禮此後世寒食上墓之所由起也夢華錄乃云十月朔

都城士庶皆出城饗墓又非以寒食也此則風俗之不同耳余里中上墓皆以清明重陽二節獨清明日上墓必以烏飯其法先以青礬漬米擣楓樹葉染之亦非無謂零陵總記居人遇寒食節以楊桐葉細冬青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道家謂之青精乾石䭀飯楊羲與許遠遊書故服䭀不即此物陶隱居登真訣亦云太祖真人有此法又法南天竹葉煮汁漬飯名曰黑飯故杜甫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鄭畋詩圓明青䭀飯

光潤碧霞漿余里中烏飯即此法也第古人雖有此飯

非以上墓上墓設烏飯豈亦薦其時食之意乎

生兒詩

蘇東坡洗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

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朱晦菴生其父松於

晬日亦作詩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

添丁助征伐肯令辛苦更冠儒二公皆一意也然士大

夫生子而遇此時作此詩亦世道之不幸乎

以行呼

朋友相呼以行數唐宋以來皆然其俗起於北齊張稷為豫章王主簿與劉繪俱見禮接未嘗呼名呼為劉四張五前此未聞也第此等相呼雖雅亦近於狎黄山谷嘗避暑於李氏園亭題壁云荷舞竹風宜永日氷壺京簟不能迴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見之言於坡公曰以先生為蘇二大似相薄公亦改容然坡公讀山谷煎茶詩曰黄九怎得不窮足以相當矣

社稷

禮記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有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左傳曰共工氏有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句龍即后土也厲山氏之子柱能植五穀故祀以為稷是后土乃社之神柱乃稷之神矣至蔡邕獨斷則曰周棄生而能植百穀稷乃百穀之長因以稷名其神此說為是蓋稷之神乃空名非實指棄與柱社之神亦空名非實指后土也又有祖社之社冬官左祖右社風俗

通曰共工氏有子脩好遠遊沒而祀為社故出行者皆祀之説文云祈清道神謂之社晉稽含社賦序有事於遠者吉凶偕名是共工氏有二子皆為社神矣又有社日之社亦實無定神歷代皆以國家所乘五行之運為之亦無定日杜工部社日詩用伏日事姚令威叢話以為誤不知史記年表秦德公始年用伏日祠社伏與社乃同日也至漢乃有春秋二社始與伏分耳

二氏

佛藏惟四十二章經其來甚古第未知果出于佛否維摩經亦南北朝作如小乘諸品皆西僧為之道經獨道德南華列禦寇丹經黄庭隂符諸篇尚可觀其餘皆偽書也余嘗欲取二氏書删之佛藏擬所存者不能十之一道藏擬所存者不能百之一未審功力能及此否

太監雲奇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監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内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邇庸謀

逆詭稱所居井濕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得之走當蹕道勒上馬言狀氣鬱舌駃不能宣上恚甚左右檛箠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亟發禁兵捕之而後召奇則氣絶矣詔贈奇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啻等復上其事請于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爲文紀之墓及考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戮不

及醴泉出邀上臨視事又以醴泉出為故里第石筍發井湧數尺非丞相府也雲奇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亦佚其名何也

女兒把子

今江南女兒未破爪者額前髮縛一把子即張子野詞垂螺近額晏小山詞雙螺未學同心結垂螺雙螺即把子也

諸葛入蜀

諸葛孔明棄荆州入蜀蘇老泉甚詆其非世儒多是之而不知其說本元魏崔浩之對毛修也詳毛修之傳

疑馮宿代韓昌黎筆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當時委未有能識之者其論佛骨疏宰執疑其同幕馮宿代筆亦是怪事宿浙之東陽人貞元中進士歷刑工二部侍郎有格後勑三十卷行于世弟定審寛皆進士俱以文名

覿日出入

周穆王駕八駿欲西覲日所入處秦始皇作石橋海上欲東覲日所出處英主好竒類如此

東漢碑文

東漢文字碑碣之類多有不成文理者如咸陽令唐扶頌云造立授堂四遠童冠摳衣受業著録千人夫以講堂為授堂又四遠童冠為句其下云五六六七訓導若神五六者用冠者五六人又六七者用童子六七人之文也此何等語

篆體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上秦李斯真蹟不可復覩唐李陽冰乃斯之復出也自江南徐鼎臣鉉始變而爲肥已遠於古然猶不失古意至元趙子昂素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腯豕然不知子昂天資高邁所書自過于人俗子輩壓胞陋質欲逐其迹乃畫虎不成反類狗耳

獸名窮奇

神異經後人僞書也漢東方朔詼諧好言奇怪故此經托名朔耳且其文甚陋而野非朔之筆明甚弟所載有獸曰窮奇者言見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見奸邪之人則擒禽獸而飼之此亦非尚作者豈有激而云然耶山海經有云邽山有獸狀如牛蝟毛曰窮奇音如嘷狗是食人郭璞注或云似虎一名神狗則實有此獸未知同否

繡襦傳奇

今俗演繡襦傳奇鄭元和殺駿馬奉妓人李亞仙此乃元翰林學士王元鼎與妓人順時秀事也

古裝書法

今祕閣中所藏宋板諸書皆如今制鄉會進呈試録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不知其糊法何似偶閱王古心筆錄有老僧永光相遇古心問僧前代藏經接縫如線日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麪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粘紙永不脫落堅如膠漆宋

世裝書豈即此法耶

秦始皇年歲

秦始皇十三歲嗣位歲在甲寅是年漢高祖始生始皇元年為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乃自立為皇帝三十八年辛卯始崩是在位三十七年而稱皇帝止十二年也

婦人不宜稱姬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即以父母之姓為名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

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已誤漢有薄姬栗姬憲姬是又以姬爲妾矣蔡京當國改公主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既於姬字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之妾耶宋人精于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爲京之權所怵也

五刑

古今攷謂五刑唐虞以來有之未知上古起在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刺額截鼻刖足割勢四者皆肉刑也余

閱黄帝鍼經帝與岐伯論人不生鬚者有宦不生鬚之語則黄帝時已有宦者是黄帝時即有宫刑也余意鴻荒之世禮樂刑罰雖不能如後世之詳悉第其大槩在黄帝時皆已創立五刑其或起于黄帝乎但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其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宫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按慎子云以畫跪當墨草纓當劓履扉當刖艾韠當宫是以尚書曰五刑有服故凡斬人

體鑿其衍形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戮則黃帝時又似五刑未設何以有官者請再考之

張德釗書石本孝經

昭德讀書志所錄石經皆有書人姓字獨孝經云不知所書何人余閱他書乃知孝經張德釗書也德釗曾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

生而有文在手

魯公子季友生而有文在手曰友因以命之初疑其妄

及閺唐元和姓纂堯之長子監明死而子生有文在手曰劉故封於劉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爲武氏又南氏姓源韻譜盤庚妃姜氏夢龍入懷孕十二月而生手把南字長封荆州號南赤龍又鮮于氏血脈譜子仲之子曰文生而有文在手左曰魚右曰羊及長封漁陽爲燕附庸又闔氏唐表周昭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闔康王封於闔城又薛氏血脈譜文王曹夫人見赤龍交而孕十二月生子手把薛字因以爲氏此皆

譜牒家之言多不足信然李友之説世亦有之非妄也

戒蠟

僧家言僧臘者猶言年歲也又言戒蠟者臘當作蠟余偶閲一内典西方結夏時以蠟爲人其輕重相同解夏之後以蠟人爲驗輕重不差則爲念定而無妄想否則血氣耗散必輕於蠟人故謂之曰戒蠟非年歲之臘也

受財產

李藥師受張仲堅家產張建封受裴尚書資財既居之

而不辭入室之初婢僕有不用命者即鞭撻之英雄行事大略相同

玉牒

宋朝玉牒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載焉仙源積慶乃牒中之一款耳詳雲莊四六所載進玉牒表自首至尾皆世系與朝政相對今制玉牒乃止載宗室世系不及朝政也

火葬

姑蘇火葬雖屢經禁戒恬不為止蓋其俗自古已然矣元祐中范純仁嘗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純仁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做此仍自作記數百言曲折委致以規變澆俗而俗始稍變第姑蘇純仁之鄉也能變太原而不能變其鄉何耶

蓴鱸

張季鷹見秋風起輙思蓴鱸世皆知其有初服之想而巳余閱本草蓴鱸同羮可以下氣止嘔豈季鷹在當時

意氣抑鬱遇事嘔逆故作此念耶

牛頭阿旁

古帝王多有云蛇身牛首者非真身如蛇首如牛也今相家者常稱人為鶴形虎形其人豈真如鶴如虎哉陶弘景乃疑佛氏所述地獄中有牛頭阿旁者為三皇五帝何怪誕若是

鉅靈

鉅靈之迹傳載所紀多在蜀中水經所稱鉅靈謂河神

漢武帝內傳東都進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爲鉅靈

蓋名同而神異也

皇帝王

魏了翁謂皇帝王三者皆節惠易名之謚也人主生

稱皇帝自秦政始漢高帝遂因其陋至今不改是生而

爲謚也故三皇五帝三王皆後人所謚者弟今之有天

下者不稱爲皇帝將何稱耶安得此老復起而詰之

梅竹宜瘠地

梅與竹皆植物中有幽致者然梅以古為韻竹以堅為材故肥壤植梅雖華茂而其韻常乏以枝榦不蒼也肥壤植竹雖森發而其材常脆以枝節易蠹也宋葉夢得善種竹後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岩谷自生者其質堅實斷之如金石以為椽常竹十歲一易者此倍之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於竹而悟梅不宜肥壤又於梅與竹悟人間世之瘠者為藥石而肥者為疢疾也

藥樹監搜

元微之有詩曰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余初不曉監搜之義又疑藥樹為有誤及閱龐元英文昌雜錄亦為藥樹豈樹有名藥者耶抑或可為藥之樹也若監搜則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檢而以監察御史掌之其立位在藥樹之下至大和元年始詔停此制云

佛書可疑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書蓋經數譯而後成因憶契丹

初入中國者實名安巴堅時李琪譔賜契丹詔乃作阿布機後有歸自虜中云虜人實呼為安巴非阿布也身毒國在漢時譯作捐篤其後又譯作乾篤復名之曰乾竺今且為天竺矣譯者但取語音相近不問字義云何設有人持中國所行五千八百卷往彼土不知與當時雙樹下語一一契合否

漢閏之誤

三歲一小閏五歲一大閏自唐虞已然若漢書表及史

記漢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皆書閏九月葢秦之歷法不明凡應置閏者皆總而致之於歲末也其亦據左傳所云歸餘於終而誤用之者耶

姻嫪

今世諢語宿娼容曰狐老世多不解其語余閱要雅游撏曰姻嫪姻胡故切嫪力到切皆戀惜意因憶史記秦始皇毋后所幸曰嫪毒者正義云嫪躬到反毒酷改反索隱云嫪姓毒名漢書注嫪氏出邯鄲王邵云賈侍中

說秦始皇母與嫪毒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毒廣韻亦云毒者無行之稱也則非名矣今之呼游壻為姻嫪也其起於毒耶是嫪毒非姓名而索隱及漢書似誤矣

珠池

廉州珠池乃海之港也劉恂嶺表録異記謂海邊之中有島島上有大池其底與海通豈恂之所見別有島上之池耶

烏寶

元高明有烏賔傳曰寳素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
雖終身服役弗爲厭若寠子貧珉即傾心顧見終不一
往尤不喜儒雖暫相往來亦終不能久留也余之不能
爲烏賔主人也固宜

石有生長

漢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碑乃磨崖也洪适隷釋謂此
碑崖石增長字體失真余頗疑之崖石豈有增長之理
或岩蘚所蝕耳後遇李觀察開芳爲言晉江傳公夏器

祖墓有一石笋初僅尺許歲漸生長至三尺餘公遂為南宫第一人相墓者以此石笋為貴徵其族人妒忌夜折之遂不復長故公位僅至員外郎乃知洪氏之言非虚也

子孫用祖宗樂

韓苑洛論樂謂祖宗之樂決不可奏於子孫之廟豈可以子孫坐于上而呈祖宗之形容哉子孫有功德者宜别為樂葢子孫之樂則可奏之祖宗之前以慰悦祖宗

之心也此說亦近理第樂所以象成功子孫豈一一皆有成功者功之末成而欲舍祖宗之樂未知有事於廟時用樂乎不用樂乎安得苑洛復起而質之

骨董

骨董二字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羮用此二字朱晦菴語類乃作汨董今人作古董字其義不可曉

拾青紫

世人皆知拾青紫如拾地芥為夏侯勝語而不知青紫

二字何所本漢制丞相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皆官階之極崇者故云拾青紫謂紫綬青綬也顏師古注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余因詳檢史漢諸書漢卿大夫未有服青紫者顏師古但據當時所見爾

種竹

種竹者必以五六月雖烈日無害世言五月十三日為竹醉日可移竹余居田間好種竹不必此日凡夏月雨天皆可種也若杜少陵詩西窓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又

以冬而種竹石林避暑録所載嘗依少陵詩於臘月種竹卒無一生者豈地有不同耶

持齋

宋文帝嘗謂求那跋摩曰弟子常欲齋戒不殺迫以身徇於世不獲從志跋摩曰刑不失命役無勞民則風雨順時寒煖應節百穀滋榮桑麻菀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爲齋耶噫今世之愚民無論已余嘗見縉紳閒有

手不離念珠口不離南無斷葷止酒持誦飯僧作大功德然而貪殺甚於盜跖者豈未聞跋摩之語耶

疑耀卷五